



□于瑞桓

甄英莲由娇小姐变成侍妾香菱，这倒霉运有偶然也有必然。偶然是被人贩子偷走，必然是一旦落入人贩子之手，逃脱的机会几乎等于零。而更悲惨的是香菱居然在受到二次命运的垂怜时，又被权与贵的同流合污，一脚踹回了黑暗的牢笼之中，从此万劫不复。

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都知道，香菱还叫甄英莲的时候，是姑苏望族甄士隐夫妇唯一的宝贝女儿，用曹雪芹的话形容就是“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”，她是被全家，尤其是老父亲甄士隐视为掌上明珠的名副其实的娇小姐。但不幸的是，英莲五岁那年的元宵佳节，家人霍启抱着去看社火花灯，看到半夜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，待他小解完了回来抱时，英莲却没了踪影。英莲就这样丢了。等到英莲再次在小说中出现时，已经长到了十二三岁。因为那时的人贩子往往把拐来的女孩先找个僻静处养着，等长到十几岁的年纪，度其容貌，带至他乡待价而沽。此时的英莲已出落成了个“容貌不让风秦，端雅不让纨钗，风流不让湘黛”（脂砚斋批注）的美少女，那人贩子自然是想卖个好价钱。

果不其然，英莲一被拉到贩卖人口的集市上，就遇到了当地乡绅之子——冯渊。这冯公子“自幼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，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。长到八九岁，酷爱男风，不喜女色，可巧遇见这拐子在集市上卖丫头，他便一眼看上了，立意买来作妾，并立誓再不交结男子，不再娶妻，而且要按礼法，三日后正式娶英莲过门。上无公婆，下无姑嫂，这冯渊又立誓不再娶，英莲也觉得自已总算是“罪孽可满了”，苦命终于熬到头了。

如果事就至此，倒也算命对英莲的一种补偿。怎奈人贩子贪财，一女两卖，在等待过门的三日，又把英莲卖给了金陵豪门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薛家。那薛家公子是有名的“呆霸王”薛蟠，他打小就习惯了要雨得雨，要风得风，所以不管冯渊愿意不愿意，他都要定了。冯渊不从，薛蟠就恃强喝令手下豪奴打死了冯渊，强绑了英莲扬长而去。

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人确实是件事，况且是明杀不是暗杀，人证、物证俱全。于是冯家的家奴把薛蟠告到了官府衙门。事情到这里，似乎英莲的命运又出现了转机：一是证据确凿；二是主审此案的应天府知府不是别人，恰是受其父赏识，并资助了50两银子，才得以进京赶考并考中进士的贾雨村。但贾雨村却因畏惧权势，只将人贩子“按法处置”，英莲则依旧判给薛家。英莲从此合理合法地落入了薛霸王之手，成为他手中的玩物，等死或再次被转卖成为她唯一的选择。

英莲被拐子偷走是在深夜僻静无人的暗处，而拐子卖她却是在熙熙攘攘的闹市，能给她解脱的判决也是在明镜高悬的官府朝堂之上。而这两处本可以让英莲逃脱苦海的天选之地，为什么却变成了她逃不脱的人间地狱呢？

首先，在人来人往的闹市，被打怕了的英莲不仅不敢喊：“我是人贩子拐来的，他不是我爹”，更可怕的是喊了也没人信，没人管。虽然封建王朝对拐卖人口有严苛的律例，但卖自家的人视同卖鸡卖鸭，就不在管辖范围之内了，所以像贾府这样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，丫头大多也都是买来的，买个丫鬟就像买只鸡，买只鸡一样普通、简单、便宜、合理。所以英莲是不可能自救的。

曹公偏偏给她伸出一只上帝的手，由卖变成了娶，可这只手却被权贵斩断了。要娶她为妻的冯渊被薛霸王打死了，英莲又瞬间从即将成为人妻变成了薛家的奴才。薛霸王那具有“停机德”的妹妹——薛宝钗，给英莲改名为香菱，英莲成了香菱。

香菱谐音“相凌”，从此被欺凌成了她的家常便饭。

香菱是薛家从人贩子那买来的，不仅荣国府的人尽知，就连官府也知道。按说贾雨村该知恩图报，因为他只要伸伸手就可救香菱于苦海，可偏他却得到一张“护官符”，举荐他能官复原职的贾政就在这张纸上。贾政不是别人，正是杀人犯薛蟠的亲姨夫，他的女儿贾元春还是当今皇上的贵妃。于是贾雨村多判了些烧埋的银子钱，就这样葫芦僧稀里糊涂地断了葫芦案，也彻底关闭了香菱被救的通道。这一断，不仅保住了薛家的公子，也使贾家可以不受牵连。从此贾雨村官运亨通，补授了大司马，协理军机参赞朝政，一步步成了兴隆街的大爷。在感恩与权势的权衡中，他选择了后者；在正义与邪恶的利害得失比较中，他同样也选择了后者。媚上必然欺下，八字衙门要只朝南开，判案要只不负皇恩，只给朝廷上交代，弱势的人民就只剩下被蹂躏被蹂躏的分了。

被卖的英莲这个真正的受害者在案子中就像不存在的空气，没人问她为何被卖？卖她的是谁？她遭遇多少打？挨过多少骂？这个从五岁就失去父母的小女孩，被拐他乡十几年，一年又一年在打骂中过日子，以至于她都不敢有半点对视她如珍宝的父母的思念。她只能把她的悲哀写进黛玉教会她写的诗行里：“精华欲掩料应难，影自娟娟魄自寒。一片砧敲千里白，半轮鸡唱五更残。绿蓑江上秋闻笛，红袖楼头夜倚栏。博得嫦娥应借问，缘何不使永团圆”。“影自娟娟魄自寒”，这个可怜的女孩在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大观园只有影子是她的伴儿；“精华欲掩料应难”，这个“端雅不让纨钗，风流不让湘黛”的香菱，每日侍奉的却是一个笨渣男，一个把笨当佳着的流氓恶霸。一个高洁一个下流，是朗朗乾坤下被默许的明抢，把这两个本就不该在一个世界里的人愣是捏到一起。

宝玉了解薛蟠，通过香菱学诗又懂了香菱，懂了香菱的“苦”，懂了香菱的“难”。而他又能有何为？最多也只不过发一番慨叹：“天地至公，老天生人不虚赋情性。”大观园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玉也爱莫能助，最多也不过是“情解石榴裙”，让她少遭受一场毒打而已。在世俗黑暗的社会里，她势单力薄，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。但在无人可以管束的精神世界里，备受苦难的香菱没有被打倒打垮。在无人深夜，她夜倚栏问嫦娥，“缘何不使永团圆”，她思念远方的亲人，她期盼何时才能回到她温暖的故乡，回到她的亲人身边。但她终究没能回去，回去的只是她的一缕香魂。

香菱死了，死在高鹗续集里。高鹗在后四十回的续集里写道：薛蟠在自己门当户对的老婆夏金桂死后把香菱扶了正，扶正后的香菱又怀孕难产而死。这样香菱不仅躯体合情合理合法地消亡了，她的魂也堂而皇之以薛蟠妻子——薛氏被列入薛家的族谱。甄英莲成了杀人犯，强奸犯薛蟠家族中的一个成员，而那个一生不与封建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江南隐士——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，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了无边的封建男权社会的文化里。

你可以把英莲的名字改成香菱改成秋菱，但却抹不掉和她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事实：她就是江南隐士甄士隐的女儿；也抹不掉她那眉心的胭脂痣，那是她一降临人世就带来的一辈子都只属于她的基因密码。高鹗扶正了香菱又让其难产而死，貌似保持了曹公“千红一窟（哭），万艳同杯（悲）”的悲剧结局，但只是写出了个体的肉体的悲剧，没有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“吃人”本质进行痛彻鞭挞。我想即便曹雪芹把香菱也写成因难产而死，他一定会以蟠，描绘出一个不再有婴儿嘹亮哭声的封建大家庭，每一声欢庆的锣鼓都比丧钟的敲响更疼人。

□邵显亭

娘突然“走”了，在休息时安详辞世，享年90岁。

娘这一辈子，不轻易麻烦别人——包括自己的儿女，一直到“走”，也是这样。

2022年7月13日（农历六月十五），早晨起来，娘在院子里自己梳头，还主动让大姐给她剪短头发，说以后好梳洗（娘比较传统，脑后一直留着发髻，觉得这才是在乡下生活该有的样子）。吃过早饭，和往常一样，娘洗完自己的碗筷，说再歇会儿，然后没有任何征兆，11点多在熟睡中去世。

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都说这是她修来的福气，也是儿女的福气，否则，不要说在床上躺几年，就是几个月、几个星期，她自己受罪，孩子们床前伺候，也要吃一些苦。

娘忙了一辈子。先忙着把儿女拉扯大，再忙着看护孙子孙女；地里的活干不动，就在家忙，执意自己照顾自己。这就是很多乡下老年人的生活“模板”，咂摸过苦日子的味道，哪里有抄起袖子享清福的习惯？直到“走”之前，娘的生活都在自理，要不是哥哥家用上了煤气，她还能用柴火灶烧水、做饭。娘爱整洁，薄一些的衣服自己洗，床铺自己收拾，房间自己打扫。姐姐们或者嫂子帮她收拾一下，常常落下“埋怨”——娘说，你们有时间，忙忙自家的事儿多好？

我在济南安家后，有时在春节前把娘接来过冬。年后要回老家时，有几次，趁着我和妻子去上班，娘把盖的被子拆洗了，又赶在我们下班前，在晒台上把被面晾干、缝好。回老家前，娘不再展开被子，只是简单地搭在身上。

不麻烦人的娘啊，脾气就这么倔强。

前些年，娘说自己已做好了送老的衣服，虽然听说老人都会这样，但我心里还是止不住酸楚——娘的双手啊，在我成家后，还给我和妻子做过棉袄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娘竟然还给自己做好了长明灯的捻子，洗好了长明灯的油碗。娘突然“走”后，家里人手忙脚乱地准备后事，才发现棉花搓的捻子和洗净的铁碗，用布包着，娘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

一个农村老太太，不识字，讲不出大道理，固执地守着自己的理儿，不麻烦别人，但不怕别人麻烦自己，这就是村子里很多人提到娘说到的那个“善”字吧。记得小时候，村子里来了个外地的大姨，挎着篮子挨家挨户售卖自家磨的香油。到我们家时，大概觉得娘待人诚恳，便想晚上借住几天。娘一口答应了。大姨白天去别的村子卖油，若回来得早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吃饭。作为“回报”，她有时会买点豆腐，每次娘都要和她争执一番，说家里虽不富裕，但多一双筷子难不倒。香油快卖完了，大姨买了个南瓜，记不清她要带回去还是给我们家的，反正后来没再来取。那时也没有联系方式，这个瓜就在屋子里放着。娘说，人家的东西还得人家作主。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年干瘪坏掉。

娘用这样的倔强“教育”着子女，虽然没有大本事，做人不能矮半分。

娘这一辈子，经历了颇多艰难。听娘说，她12岁和14岁的爹订了婚约。爹16岁时跟着家里做生意，被歹人打昏，一条腿落下残疾。娘嫁过来养育了5个孩子。爹去世时，大姐刚出嫁，最小的我才9岁。那时在农村，土里刨食，多靠劳动力养家，小脚的娘，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真是难啊。

要强的娘，过得志气昂昂。日子再难，交公粮时从来一不欠，也没给村子里提过“照顾一下”的请求；对儿女要求严格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再饿也不能眼巴巴地看人家的饭碗。待儿女成家，生活逐渐好起来，娘依然节俭，从来不提吃穿要求，喝水的杯子用了十来年，放上一撮茶叶能喝大半天。房间装了空调，娘怕费电没用几次。姐姐买的新衣服，娘去世时还有十多件没动过。娘用这样的执拗，让儿女不要为她多花钱。

善良又倔强的娘啊！

以前，夜里有时梦到娘不在了，总会把自己哭醒；现在，娘走了，梦里再没见过娘的影子。倔强的娘啊，您是怕儿子难过就不相见了么？

以前，每个周末都给娘打电话，娘交代我的总有那几句：在家里别训孩子，别和媳妇吵架；在单位别和同事闹别扭；自己疼自己，别挂念她。现在，娘走了，给娘的电话再无机会拨打，再也听不到那句“自己疼自己”的叮嘱。

我的娘，亏欠您的，儿子这辈子还不上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倔强的娘



【窗下思潮】

香菱就是甄英莲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